

小巷朝歌

古城巷陌

■ 黄道娟

父母退休后回崖城老家居住，我经常回去看望。相较于参观崖州古城，我更喜欢行走街巷。每当家乡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古城巷陌，颜色是最深沉的。巷子是嵌在村庄里的沟壑，藏着岁月的沧桑和辛酸，藏着生活的热情和期盼，藏着邻里乡亲的喜怒哀乐。

父母的老宅位于古城骑楼老街边。骑楼老街也叫打铁街。这是崖城最古老也最热闹的一条小街，斑驳的砖墙，爬满墙体的苔藓，灰暗的楼墙廊柱在诉说着历史，蕴藏着百年风雨。

上世纪20年代，一位匠人在街上开了一家打铁铺。此后陆续有打铁铺落户，兴盛时，百米长的街道上有十几家铁匠铺，打铁街因此得名。西边的巷子，因贩卖有特殊气味的海棠籽油，被称为“臭油街”。两条小街形成一个十字街区，是整个崖县的商贸中心。这个中心一直延续至今。

如今，打铁街上已无人打铁，街虽老，却依然繁荣，每天车人流人流川流不息。我父母的老宅位于打铁街边的小巷里，巷子两侧住着4户人家。这是一条窄巷。每次开车回家，都是一次车技的考核，纵然万般小心，也难免刮蹭。每回便先安排一人指挥，方能安全入巷。

古城小巷里人家的围墙，大多只有1米多高，穿梭小巷中，能看见每一户人家的庭院，也能窥见每户人家的生活光景。或鲜花摇曳，或农具堆放，或轿车停摆，或鸡鸭踱步……有的人家在巷子里开了一扇小窗，卖点日用品。农忙时，那些停在巷口里的农用三轮车，总是醒得最早，突突突，蒸汽袅袅，托起了整条巷子的晨光。遇到红白喜事时，邻居们会主动帮忙，高高的帐篷拉起，遮盖住一整条小巷，有时还会阻碍交通。此时，过往的村民便自觉绕路，没有怨言，也不会投诉。因为这样的场景自家也曾上演过，人们早已习惯。这也是崖州街巷特有的风景。

一日路过一条宽巷，巷两边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围墙上开满了牵牛花。看着心生羡慕，如果父母住这么多好，开车就不费劲了。我知道，巷子宽了，院子就小了，人心就在宽窄之间。一时想起“六尺巷”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大学士名叫张英。一天收到家信，家人为争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希望他用职权疏通关系。张英回信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收信后，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得知，也相让三尺宅基地，成了六尺巷。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流传至今。“让他三尺又何妨？”说明邻里关系远比几尺空间更重要。我想，这宽巷人家是读过“六尺巷”的。因为，这条巷子比别处干净许多。

纵横交错的巷陌，像一条条经线，编织着乡村图景。循着卢多逊、胡铨、李德裕、赵鼎、黄道婆等历史名人走过的足迹，我来到水南村。《正德琼台志》载：“水南村，在崖州城南二里许，宋初至南渡，盛德堂在此，为宋僧守裴闻义住宅。”宋代时，崖州成为贬谪官员的流放地，许多文人士大夫被贬至此。

在水南二村，当咸腥的穿堂风掠过“盛德堂”斑驳的匾额，我依稀看见历史的尘埃在我眼前簌簌飘落。老宅前，一棵古老的酸豆树千疮百孔。想起那位冒死弹劾秦桧的孤臣，他是否也曾在此处徘徊？1148年，胡铨因坚决反对秦桧的议和政策，被贬崖州，居住在水南村的裴氏宅第（即“盛德堂”）。此后，盛德堂便成了许多被贬官员文化交流、心灵慰藉的宅所，对崖州教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在一村巷，北宋被贬宰相卢多逊纪念馆里，一首《水南村》诗作描绘了水南村的美。彼时的水南村，就像一位母亲，敞开怀抱，以它丰饶的山川河海接纳慰藉着被贬官员的悲愤。“狩犬入山多鹿豕，小舟出港足鱼虾。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处士家。”可以想见，宋时的水南村，亦耕，亦猎，亦渔，亦读。前些年，居住在水南村的卢氏后人卢家福，根据《水南村》诗作，历时5年创作了一幅6米长的工笔画卷，还原了当时的美丽乡村。

古村巷前，重温历史，读诗习文，那些有质感的笔墨瞬间有了温度，书本读过的画面在眼前一一重现。而那位名字和我一字之差的元朝才女黄道婆，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是孜孜求学的身影。崖州是她人生中的重要驿站，她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将棉纺织技术引入江南，促进了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为海南，也为崖州，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崖州人，父亲为我取名道娟，也许是想让我沾一沾其才气。

正走着，忽然听见巷子深处传来“猪肠馍、猪肠馍”的叫卖声，这是儿时最熟悉的声音。猪肠馍也叫崖州酸粉，因形似猪肠而得名。细嫩的米粉配上花生、虾米、腌制的白花菜、香油、葱花，再浇上特制的红糖酸豆汁。循着叫卖声穿过小巷，买一碗，嗦一口，又酸又甜又凉的猪肠馍进入味蕾，满足感立刻充盈全身，这是小巷里的原始风味，也是乡愁的味道。



《荔枝》（国画）齐白石作

夏季，在热带的红土坡上，一年一度的嘉果随处可见，在海口火山岩石的间隙，长着一棵棵流蜜飘香的南方果树，她们有各自的风姿和果实，也有各自的故事与传奇。

最叫我心欢神弛的是荔枝树，荔枝树上垂挂的荔枝果，颗颗红艳饱满，在鸟语花香中，带给我夏日的鲜甜，也带来夏日的怀念和浪漫。海岛的荔枝林，清凉的夏风吹过，温热的阳光照过，一到五六月，那一颗颗璀璨的荔枝就是我们的遇见了。每一年的遇见，都如初见，让我第一时间拥有她。她是万果之尊，曾让杨贵妃心旌荡漾，上演“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历史剧。她又这样亲近海岛人，近水楼台，唾手可得，像一位温婉热烈的邻家女子。

做了案头功夫，追溯荔枝最初的名字，原是来自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离支”，大约从东汉开始变为“荔枝”。荔枝属常绿乔木，羽状复叶，无毛具柄，无花瓣，果核坚果状，近球形，种子全部被肉质假体种皮包裹。荔枝的开花期二个月左右，果期成熟大概三个月就可以摘来吃了。荔枝是阳光的宠儿，喜高湿气候，喜富含腐殖质的酸性土壤，走遍海岛，多见生长，有野生群落，有人工种植，大面积的种植一般采用荔枝苗播种繁殖，压条繁殖，嫁接繁殖。如今，海岛大地已经成为荔枝的王国，乡村田园，随处可见荔枝林摇曳翠色，成熟收获时节，满坡满园荔枝果实灿若宝石，画面喜人，眼前，心中，有一种幸福感顷刻降临，醉人的荔枝香，随着田野的风传到远方。

远远近近的蝉鸣声声，南国之南的海岛上，每年夏月，一年一度的荔枝季开启了它的燃情模式，每一棵荔枝树，每一颗荔枝，每一瞬间，都融进火热的夏天、甜蜜的时光中，每一个来到荔枝树下的人，在此纠缠，在此徘徊，也在此甘畅，然后沉入心底，成为海岛最顽固的夏日记忆。品过海岛荔枝，说起海岛荔枝，才知其品类丰盛，不用心记，还真记不下共有大约十五个品种：妃子笑，名字就很有诗意，果实甜美多汁；白糖罽，甜度适中，口感细腻；白蜡，果实白如蜡，甜而不腻；荔枝王，大如王，甜如蜜；无核荔枝，顾名思义，无核，甜度适中；水晶球荔枝，果实晶莹剔透，甜而不腻；糯米糍，糯米的口感，香甜可口；仙

进奉，香气扑鼻，味道鲜美；黑叶，果实黑亮，口感独特；桂味，带有浓郁的桂花香气；挂绿，果实挂绿，香甜多汁；玉荷包，形状如荷包，甜度适中；焦核荔枝，核小，果肉多汁；怀枝，香气独特，口感丰富；观音绿，带有观音的香气，味道鲜美。

一走近，渐渐深入，尝果，品名，形态，肤色，肌肉，甜度，味道，名字，聚精纳华，各有千秋。这些百态千姿的海岛佳物，长得天然，一派脱俗，在海岛特有的天地异禀中呈现她最原生态的鲜甜，这些在野外、在山上、在火山石边、在村庄里、在清新纯净的空气中的荔枝，呼吸着海岛的灵性，以一颗颗自然的果实，赋予味蕾的感受，散逸生活的丝丝香甜和点点美好。

夏日炎炎，最盼夜临，海风吹来，海岛人坐在院子里，沏一壶下火的鹧鸪茶，摆上一盘火荔枝，薄皮而食，

人生况味

那一缕香荔枝

■ 陈吉秋



潮汐·纪念《海南日报》创刊75周年

圆梦之路

■ 罗海波

我与《海南日报》结缘于1986年，至今已有近四十年了。1984年，我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某个部门工作，主要任务是承担会议纪要、调研报告的撰写等，负责编辑出版《自治州工作通讯》专刊，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州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相互交流自治州所管辖区域的8个市（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广工作经验和做法等。因此，会接触到大量来自各个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无疑为宣传报道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根据这些素材，我开始撰写新闻消息。那时，州委没有报纸，写好的新闻稿件只能投给州广播电视台播报。后来，为扩大影响面，我向海南唯一的报刊《海南日报》投稿，1986年6月，我写的第一篇新闻消息在《海南日报》发表，为此我兴奋不已，愈加勤奋地写作，所写的新闻稿件也频频见诸报端，一发而不可收。记得1987年7月，我听闻全国优秀班主任、保亭中小学教师朱玉珍教书育人先进事迹，经过采访，我写了通讯《一片丹心育新苗》给《海南日报》，稿件投出不久，就接到当时《海南日报》的编辑肖保聪老师的来信，来信用毛笔写就，信中肯定稿件选材富有意义且语言流畅，但材料堆砌过多、篇幅冗长、结构不够紧凑等等，并给出具体修改意见。我据此修改后再投，很快就在报纸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信心，感激之情至今萦绕在心头。

1986年，为推进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州委、州政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据此，我和科里的同事们分赴各个市县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深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有关外引内联、乡镇企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贫困农民生活情况等调研报告，先后在《海南日报》发表。后来，我和科里的同事们连同当年州委、州政府各部门和各个市县撰写的调研报告，集中编辑成册《自治州经济发展研

究》（第一、二辑）。那时，通什市（今五指山市）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是全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通什四季如春，绿树成荫、风光秀丽，被誉为“翡翠山城”，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前来采风、观光、创作、旅游。为改变并推进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州委、州政府盛情邀请全国各界的知名人士前来指导相关工作。在他们当中，有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王恒杰、舞蹈家孙琼璋、作曲家梁克祥、名中医赵振昌，还有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等。受州文化局、州文联的邀请，我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对他们进行采访，写下的人物专访均发表在《海南日报》副刊“人物专访”专栏上。从那时候起，副刊便成了我最喜欢阅读和投稿的版面。

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撤销，我被组织安

排到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有幸参与了“小政府、大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工作。撰写了《“小政府、大社会”机构运转必须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强化“小政府”编制管理》等理论和工作研究文章，其中《强化“小政府”编制管理》发表在《海南日报》理论版“大特区论坛”上，发表时编辑还附上了我的简介和照片，让我深受鼓舞。

大学时代，我就怀有作家梦。2003年，我开始文学创作，我的第一篇散文作品《河的这边那边》就发表在《海南日报》“椰风”副刊上。之后我又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有好几篇还发表在“椰风”副刊的头条。2004年，我加入了海南省作家协会，成为了一名作家。2005年，我创作的散文《永远的相守》获得第十六届海南新闻奖副刊作品二等奖和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铜奖，是这一年海南唯一获得全国新闻奖副刊奖的作者。因此，我荣幸地被邀请出席2006年海南宣传文化系统春节团拜会。可以说，《海南日报》圆了我的作家梦！

我的写作一直与《海南日报》紧密相连，《海南日报》是我进步成长的见证，是我生活中的知知心伴侣和良师益友。它给予我思想的启迪，心灵的滋养，情操的陶冶，开阔了我的视野。

近四十年来，令我十分感念的是，在与《海南日报》结缘的时光里，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编辑老师的热情帮助和悉心指导，比如肖保聪、钟业昌、黄宏地、周济夫、鹿玲、杨道等编辑，在他（她）们身上，我看到了勤勉敬业、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品质和作风，他们甘当人梯、爰掖后学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弦。记得有一回，我写了一篇随笔《分界洲岛记》，文中引用了历史文献，编辑老师审稿时发现有误并指正，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后才给予发表。《海南日报》编辑们的专业和敬业精神令我十分感佩。

诗路花语

夏收（外一首）

■ 林荣芝

丝瓜攀爬屋顶
仰望木瓜登上树梢的高度
西瓜躺在坡上
静观冬瓜成长的样子
桃子躲在树林
偷看枇杷成熟的过程
荷莲蹿出水面
撕扯杨梅的红裙
羞红了满山的荔枝
西红柿和黄瓜豆角相约
摸黑赶往圩镇早市
沉睡的稻谷
被农忙的脚步唤醒
挺胸仰首
列成排排方队
借用太阳公公的手
绣出一幅夏收的田园风光

◎故乡的彩霞

故乡的彩霞
是挂在天上的一幅山水画上
上面种着郑板桥的竹
游荡着齐白石的虾
奔腾着徐悲鸿的马
绽放着另一位画家的梅花
故乡的彩霞
是村里一幅清明上河图画
里面跳着村姑优美的舞姿
扬谷场上丰收的景象
城里人来民宿堆起的篝火
唱响山村巨变的童话
故乡的彩霞
是一个熟透的甜橙
通通红红高挂在天上
春风轻轻吹过
蜜汁渗进村里大街小巷
甜到男女老少的嘴边

父亲

■ 曾春光

那个身穿粗布衣裳的男人
被生活
困在密不透风的田野里
他依旧有着呼风唤雨的力气
可以扛起一整车的灰尘
塞进身体的各处
大大小小的缝隙里

我与父亲最大的契合
就是同坐在一个无人的墙角
他抽着一口水烟
我烟着一口水酒
借着一碟花生米
吐出几片打碎了牙
而后笑着看上面的血丝
我喝酒，他抽烟
什么都不说

在一片树叶上发现夏天

■ 艾建桥

一片片树叶垂下腰身
稠密的树叶和鸟鸣
落在行人的青衫上
叶子的脉路，藏匿光阴遗漏的诗句
以及清风的私语
阳光在背面，晃动着金梭
编织一只蝉蜕下的旧衣裳
绿意，仍在固执生长
托起整个天空的重量
托起一棵树的蓬勃
而我，正在树下温习功课
与一棵树共享静谧的午后



投稿邮箱 hnrzbzp@163.com